

总是想得太多

京城一日

◆戴蓉

身处大都市,学不会屈能伸自得其乐是行不通的。八月的北京,南锣鼓巷天天都像过节。以吃龙略闻名的小店“文字”,排队的人龙一直蜿蜒到店外,看那架势不排上半小时绝对吃不上那一小杯奶酪。于是,再走几步踱进一家不必排长队的甜品店,坐在小方桌前吃了一碗招牌酸乳酪、一碗椰汁双皮奶,安慰自己说:要排队等候的东西多着呢,为一家奶酪店纠结恐怕太过幼稚。

“若水堂”里的油纸伞,虽然没有我喜欢的老旧的暗红或是米白底子加一圈紫环的,但找到一把竹骨桐油纸面的老式手工伞毕竟不容易。配好细长的伞袋背上肩,同行的人笑着说:“呵,许仙!”许仙也好,当一回随身带把伞避风遮雨的书生,强过借伞攀缘的白娘子。“纵使干根骨,终归一点心”,这样的侠骨柔情也只有婉约的油纸伞才能当得起。

不能指望日后海有清静的时候,

就像不敢期待景区里云南餐馆里的过桥米线,仍有过了桥汤仍未冷的慈悲心怀。好在牛肝菌还是有股奇异的浓香,撒在烤鱼上的辣椒末和香草,让人怀念那片花草青翠葱郁的土地。大堂里的一副对子用东巴象形文字写着“白日云作伴,静夜月相随”,在嘈杂的人声中读来别有一番滋味。

立秋过后的夜,车子奔驰在长安街上,扑面是凉爽的夜气。最近在读的一本小说,开头就这样写:“秋天,有那么几日,北京的天空蓝到发黑,走在那样的天空底下,人仿佛平白长高了几厘米,肺变阔了,抬抬脚就可以平地弹起一般。那样湛蓝如洗的天空,到了傍晚,会蜕变成另一种模糊而深沉的颜色,是珠宝的那种艳丽与含混,被云朵柔化之后,把天空变成一块巨大的宝石,珠光隐隐。”是的,只要有那么几天,敏感而心软的人一下子就原谅了平日里的灰色天幕、沙尘暴和堵车。

在中心的边缘

每周去光顾一次的卖鸡的摊位,是年轻的夫妇档。女的挑鸡、抓鸡、秤分量、收钱,也即站前台。男的是在里面管杀、褪毛、剖洗等一系列后备工作。是个算得上美女的少妇,30岁出头,身材苗条,连衣裤外面戴黑色的塑料长围兜,鹅蛋脸,丹凤眼,皮肤白皙,头发高高盘起,永远是动作麻利,脸带微笑。磅上称着鸡鸭,那眼睛却已经对着远远而来的顾客了,嘴巴里开始招呼:“阿婆,要什么?”

一排卖家禽的,属他们的生意最好。

夫妇两个都穿着高筒的黑色

都市专栏



周刊 第277期

菜场西施

◆南妮

套鞋。地上永远是湿漉漉的,混着鸡毛鸭毛,大量的内脏堆积在台子上,那个气味是可想而知的。早上5点半开张,下午5点半结束。竟然永远是面带微笑的一张脸。丈夫中等个儿,沉默而敦实,永远在埋头干活。间或抬头问顾客,鸡头要吗?鸡尾要吗?

也有人长得美而忽略自己的美并且不出售美,靠一双手辛苦挣钱的。也有人,嫁了寻常丈夫,心平气和忠心耿耿的。见惯了巧取豪夺一本万利的企图,稍有长处便不安份的人心,蔑视普通劳动的虚浮,眼前的一幕难免令人感慨。

“今天是你一个人吗?”

有一天的清晨,见到女的只一个人,便问。

“他去买早饭了。”她说。

一会儿,男人果然来了。嘴里叼着一根烟,开始忙活起来。

清清爽爽的这一对人,结束

了一天的工作后,一定有属于他们的快乐节目吧。有本业可操持的人,心中没有贪念的人,就是幸福的人。

肯定有人情愿失业啃老,也不愿意干这份又脏又累的活。

如果哪一天,少妇去干一份靠脸盘子就能挣钱的话呢?按摩,美容,酒店管理,销售……那么,这个婚姻是否还会可靠呢?她有现在表现出来的那种满足吗?——不知道。

城市里的人总对美貌敏感,因为美貌是稀缺资源。美貌可以创造人间奇迹,美貌也可以像卖鸡大嫂一样白白浪费。简·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里,大女儿吉英终于钓到了金龟婿,她妈妈激动得眼泪汪汪:我知道你不会白白长得那样好看!

当我每周一次忍不住要好奇一番,我便深深知道自己的俗气。

本埠生活录

大头照

◆石磊

爱一个人爱到无比的时候,有一个古老原味的爱法,便是情不自禁地,将伊的大头照,紧紧密密搁在钱包里,或者搁在吊坠里,贴身带着走来走去。我亦是会这样做的女人,钱包里年年月月日日地,搁着包子的大头照,一直是两枚,一枚幼仔面粉糰糰的,一枚今年瘦凛凛的。深夜的小宴中,长途的旅程上,一趟一趟地,摸出来,秀给亲密友人看看。心里有如此这般的挚爱,常常是,行走在空空的人世里,亦不怎么怕的了。

然而,清冷的时候,亦会低头想,这一生,自己的那枚大头照,可也曾,被某人贴心贴肺地,搁在钱包里过?搜遍枯肠,好像没有过。这算不算一宗中年失败?想想要泪流满面。

有十分牵念的友人,蓦地在网上遇见,手谈三行之后,便开口讨伊

一枚大头照来看,不要风景照不要艺术照,只要大头照,那样才看得真切才解思念之饥渴。友人远隔千山万水递过来一枚,我在这里,慢慢看着,就发了长呆。伊在那照里,清清白白地,默默看你,嘴角秀美,眉眼细致,眼神邈远,说不出的千言万语。我在这里端详良久,有点经不住大头照里的伊,那种饱满的凝视,曾经的种种细语,一字一句,卷土重上心尖,让人无端掀起对岁月时空的切齿痛恨。

一向比较见不得男人的大头照,照得笑逐颜开的,貌似意气风发,其实十分地虚张声势。沉静深邃的凝神一刹那,便好了。大头照里的男人,笑得甜爽也不对,笑得献媚更不对,笑得嘴角一个高一个低,简直就是不堪了。看见笑得花枝乱颤的男生大头照,我总是困惑,darling,人生有这么好笑吗?

从前有段岁月,我们的室内空间,十分流行挂大头照,而且九成是男生的,比如领袖的,英雄的,劳模的,代替了那个特殊时代的明星影星球星之海报。我记得国父的大头照甚是凝重,不带一丝笑颜,连国父国母的结婚纪念照,亦是冷冷的。鲁迅就更不笑了,人家深刻了一辈子。连胡适老先生,大头照也是不怎么笑完整的,跟伊其他场合笑容飞扬的照片,都大大不同。所以你看,伟人和大家们都不笑的,拜托今生今世的男生们,照大头照,也严肃点,端紧了,别傻笑了。

诗歌口香糖

无题(277)

◆严力

- 慈善也是一种面积
每平方米的人格很大
甚至很多富人也住不起
- 想把棉花
直接穿在身上的人不多
大部分是浪漫的诗人
- 水中的江南建筑
也是越泡越没有味道
因为最近的一些时代
不断地往水中放着各种
高科技的佐料
- 作为摄影师
好的画也是一道风景
也让我有
按快门的冲动
甚至有住进去的欲望
- 海浪撩起的裙子
拍打着我的双腿
性别的暗示啊
无处不在
- 如今
没有猎人的森林
几乎等于关上手机后的
都市生活
但我们都在开机等待
- 说到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
总令人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紧紧抓住感叹词的栏杆
- 半遮半掩
就不是一半的什么什么
也不是一半现实和
一半的想象力
半遮半掩
是行为在途中的现象
- 世界的主流就是
没有人甘于贫困
其他的都是支流

西南的琐事尘语

香料共和国

◆洁尘

差不多十年前,有一部希腊出品的电影叫做《香料共和国》,美食电影。影片主人公是一位从小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小时候就跟着好吃会吃的爷爷尝遍了当地美食,并与一位土耳其小姑娘青梅竹马情感甚笃。之后,土耳其政局发生变化,主人公和家人一并被驱逐回了希腊,中年以后,这位希腊裔土耳其人受不了味蕾的乡愁之苦,毅然返回土耳其,在重新品尝儿时记忆里的美食中去回忆童年往事,回忆早已无影无踪的爱情。

我对这部很早以前看过的电影,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里面有各种香料。片子里一句很有名的台词:“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看地图的人和看镜子的人,看地图的人将要远行,而看镜子的人准备回家。”

到土耳其,一定会去伊斯坦布尔的香料市场逛逛。前段我去土耳其,当然也去逛了这个观光客必定会去的地方。

现在这个市场还被当地人叫做“埃及市场”,它建于1664年,位于金角湾加拉塔大桥起点处,紧邻新清真寺。之所以现在还冠以“埃及”之名,是因为香料的鼻祖是埃及人,这个市场是埃及人创立的,后来温和的埃及人被强悍的奥斯曼人给打跑了。而也就是香料这个东西,则让人一下子可以联想到那些古老的年代里十字军东征等多次大规模的征伐行动,焦点就在于争夺

香料上。在古代,香料比黄金还贵。很多个世纪以来,在这个市场里,阿拉伯的香料和中国的瓷器、印度的象牙、欧洲的玻璃制品等形成了一个以物易物的流通世界,吸引了全世界的冒险家和商人前来交易和发财。

香料市场进去时,首先的感官刺激是气味,那是一种浓黏到几乎凝固的气味,无法分辨的浓郁。其次是色彩,所有的色彩堆砌在一起。各种香料、土耳其糖果、手绘彩釉餐具、灯罩、桌布、围巾……世界上所有的色彩都汇集在一起了,鲜艳的饱满之缤纷,无法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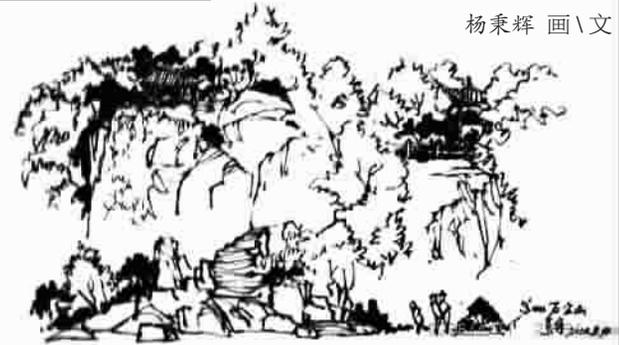
香料市场的香料一般都碾压成粉,加上标签上的字一个不认识,所以完全蒙查查,不知究竟。回国后查了一下资料,说是土耳其香料一般有——肉桂、茴香、豆蔻、胡椒、牛至、生姜、茺蒿、薄荷、麝香……什么的,好像还有九层塔、欧芹、百里香、迷迭香、月桂叶、墨角兰等典型的地中海香料。除了生姜、胡椒、茴香这些之外,中国人的餐饮中好像很少用其他的香料。

在土耳其的时候,基本吃的都是土耳其餐,里面添加了些什么香料,我也不得而知,吃起来只觉口味独特,异国风味得很。在黑海边有一顿烤鱼餐特别美味,非常新鲜的烤鱼,撒上点盐花,配茴香酒,口感绝佳。因为这道菜,茴香就成为我这趟香料共和国之旅的领衔香料了。

钢笔画世界

石公山,赏月最佳处

杨秉辉 画\文



苏州吴县紧邻太湖,有东山、西山两大景区。洞庭西山,俗称西山,为太湖中最大岛屿,面积95平方公里,今已建大桥与陆地相通。岛上山峦起伏,林荫蔽日。主峰为缥缈峰,海拔336米,其余脉分支形成众多小山,尽显湖光山色之美。自春秋而明清,文人墨客多有在此雅聚。于是便有如“林屋晚烟”、“石公秋月”等西山八景之说。石公山,有石如老翁,故名。今辟为公园,园虽不大,山亦不高,但以石为景,缀以亭台楼阁,妙趣天成。中秋月圆,登山赏月,实为最佳处也。

让思想拐个弯

为老不尊

◆顾土

从前不敢说为老不尊,怕别人误以为我不尊老,如今自己也是一把年纪,在地铁里已经有人为我让座了,于是,增添了些许勇气。

在我还是少年的时候,年长的人最喜欢说,你们这些孩子如何如何,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做事不及他们,的确,他们处事讲规矩,待人有礼貌,把品行看得很重。在我生活的那座大院里,年长的人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不高声喧哗,所以,他们也理直气壮地制止我们扔石子、砸玻璃、打路灯,更不准我们打架骂街;他们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有吃相、喝有喝相,因此也以身作则地告诉我们,吃饭不该趴着歪着,吃东西不能出声,夹菜更不要如鸡头啄米,立时挺胸抬头,坐时身板端正。不过,当他们被打倒、受批判、或者忙于各类运动时,我们就没人管或者没人敢管了。

我在农村生活时,村里还有不少受传统社会环境熏陶过的老人,无论“成分”如何,也不管识不识字,对读书、对文化,从眼神里都透出一股敬仰之意。那份尊崇,我铭记在心。一位过去做过工长的老人,一位曾经乞讨过的老人,一位有过殷实家底的老人,与我一起下田干活,或一道进猪圈起圈时,都一再叮嘱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啊!而“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良言三冬暖,恶语六月寒”,也是几位老乡亲的不时提醒。不过,村里的年轻一

代,从眼神到话语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

当曾经教导我的那些老人已经故去,而我也迈向老年时,情形又大不相同了。吐痰、吵架、骂街、打赤膊、不排队、高声喧哗、攀折花木、不行人行横道,长者的数量在增多;将救人诬为撞人的,也是一把年纪;我住的小区门口,总看见有人白发皤然,却双手抓住树干来回晃悠,自称锻炼。几年前在公交车上遇见的一幕,我更是终身难忘。一排4人的座椅,有一对老夫妇占了2个半,我请他们挪动一下,不料被老太太骂了15分钟,“你个年轻人,有座就不错了!”我告诉她,我的路程是1个半小时,现在半个屁股悬在半空中,而且我也早已不是什么年轻人了。她的老伴却冲我喊道,你少说两句!我在美国和欧洲旅游,多次看到同行的小孩在不断提示爷爷奶奶,过街要走人行横道啊、说话不要那么大声啊、吃自助餐别浪费啊!而这些,原本应该反过来提醒才合乎情理。

人,是看着父辈的背影长大的。品行的教育,书本不管用,课堂不管用,只能依赖家庭和周围的长辈言传身教,靠的是耳濡目染。回想我们这一代和年纪稍长的那一代,成长期间有许多空白,也有很多盲点,最该接受道德哺育、情操导引、汲取文明的时候,不是浩劫,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结果,等到了父母辈或者祖辈,以身作则,也就无从谈起了,而为老不尊,则更成了一景。